

66 在西藏 9.9 系列

བུད་ཐང་གི་དགུན་ཕྱིན།

# 藏北的冬季

曹 刚 /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在西藏”系列丛书

# 藏北的冬季

曹刚 /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北的冬季/曹刚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11

ISBN 7-220-05177-8

I. 藏... II. 曹...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6089 号

ZHANGBEI DE DONGJI

藏北的冬季

曹刚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杨萍  
解建华  
杨潮  
伍登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http: //www. booksss. com](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mecs@ mail. sc. cninfo. 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6679239

印 刷

深圳市文博精品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

插 页

4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220—05177—8/I·777

定 价

30.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1959年出生于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长在十年动乱时期。当过学生、知青、干部、教师、公司法人、“囚徒”，现为自由职业人。爱女人，嫉恶如仇；喜漂泊，居无定所。我叫曹刚。





“听说在小小的地球上／有一片大大的高原／是谁招呼了一声——人往高处走呵／这一群人就这么来了……”一位浪漫的女诗人写下了这潇洒的诗句。我不是“这么来”的，我是为躲“风流祸”逃到西藏来的，那是1986年的冬季的一个黄昏。

当我头重脚轻地从长途汽车上滚下来站在熙熙攘攘的八廓街街头时，我知道自己找到了地球最厚实的地方。我留下了，西藏的雪域大地使我感受到了男人的真实。

1987年的冬季，在拉萨流浪了一年的我，用所有的钱买了一架海鸥120相机、一大堆6毛钱一卷的过期胶卷和印相纸及显影粉、定影粉，钻到我的朋友杨立泉的暗室里刻苦地学习用手电筒曝光洗印相片的技术，只用了一个下午我就“出师”了。骑着一辆“借”来的永久牌自行车顶风逆行去樟木口岸，在定日世界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脚下，我用照相赚的钱买了三匹矮小的马，冥顽不化的三匹马用半天时间就将我贬为他们的奴隶。不能骑，只能牵，还要伺候他们吃喝。一个月后当我牵着三位“马爷爷”出现在日喀则旧宗政府山脚下的牛马交易市场时，我已经发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誓：一定要挣大钱买汽车，骑着“铁马”走遍西藏。

风雨几度，寒暑易节。在1993年冬季的一个黄道吉日，我骑着“铁马”出发了，到藏北去！到无人区去！



1993年11月19日 星期五 多云

天，阴沉着，预兆着此行的不顺利。尽管昨天下午开会时宣布，今天上午九点钟要准时出发，可在临行前的今天早晨，三位驾驶员却说要再买一些汽车常用配件，以备路途上出现意外用。考虑到这次路途的艰险，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一位懂行的朋友曾告诉我，就我们下乡考察准备的零配件，如果再买两架汽车大梁和两台发动机，足可以组装两台车，我当时无奈地耸了耸肩。我们此行的路线是拉萨—那曲—班戈—尼玛—改则—革吉—噶尔(狮泉河)—札达—仲巴—萨嘎—昂仁—日喀则—拉萨，行程几千公里，中途还准备经双湖或绒马进藏北无人区看一看，虽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我们却无力“敢教日月换新天”。因为这是冬季！我们是到藏北！是到无人区！只有晴带雨伞饱带粮，有备无患的好。

已经快中午12点了，去买配件的宏斌、阿力和巴达还没回来，我开始焦躁不安，满办公室里打转转，心中恶狠狠地骂着“混蛋”



无奈地等着。为这次藏北草原考察，我渴望了七年，准备了几个月，不能按时出发，着实让人恼火。门外终于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他们回来了，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随着脚步声宏斌、阿力、巴达走进了办公室。宏斌说：“有几样东西，跑遍了拉萨也没买到。”“重不重要？”我问，“不是十分重要。”阿力回答。我好不容易压抑下去的“火气”差一点又冒了出来，他妈的，“不十分重要”却要耽误老子十分重要的时间。为保持大家出发前的情绪，我故作轻松地说：“不重要就算了，大家准备吃饭，饭后立刻出发。”

在民航售票处旁一家小餐馆里，我点了一桌十分丰盛的饭菜。因为一走出拉萨，我们可能再也吃不到一顿像样的饭菜。我的伙伴们对我的慷慨感到高兴和内疚，纷纷向我解释和表态：“曹哥，不是我们故意耽误出发时间，确实是配件太难买了”，“我们这次下去一定绝对服从你的指挥”等等。听着伙伴们情绪激昂、信心十足的话语，先前的种种不愉快随之烟消云散。我忙着劝大家多吃一些，心中为这次的考察准备工作感到满意和骄傲，这次考察与我1987年10月独自骑自行车去定日、樟木等地相比真可谓鸟枪换炮。为这次考察，我个人投资了几十万，购买了两台汽车和装备，组织私人考察队，这在西藏，算得上是头一份；而像我这样倾其所有，拿自己一生作筹码下乡考察的，恐怕也算得上是西藏第一人。想到这些，心中泛起一阵阵得意。饭后，我与虎子、阿B商量了一下，决定出发前再来一次“战前动员”。在这里我先将我的人马作一番介绍：

阿B，大专文化，湖北商人。他本是来西藏寻找商机，经朋友阿付介绍认识的。我告诉他，我虽然经营西藏银行学校工会综合经营部，但不是生意人，也不会做生意。做生意的目的，最终是为争取时间挣点钱做考察经费搞藏学研究。我还告诉他，在西藏这块辽阔的土地上，有着无穷无尽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考察、

研究看起来是文化工作，但要做得好的话，随时可以转化为商业行为，带来丰厚的利润。只可惜，我要顾着做生意，就不能下乡去考察搜集资料，眼睁睁地看着前途无限的文化商机白白溜掉；要顾着下乡去考察，又无暇做生意挣钱，真是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经过连续半个多月的彻夜长谈，我和阿B越谈越投机，大家一拍即合，合伙干。阿B负责做生意，保证我的考察费用，我呢，负责从银行贷款点款交给他做生意的本钱后，则下乡考察。分工明确，就这样，他从湖北带来一台高原东风卡车，我从银行买了一台解放牌运钞车，考察需要的交通工具就这样解决了。我以综合经营部的名义，从拉萨丹杰信用社贷款100万元，一部分交给阿B做流动资金，一部分购买考察所需的设备。按最初的约定，阿B应留在拉萨负责商贸，赚钱还贷。但后来他不知听谁讲，乡下可以以物易物进行交易，利润很大，还可以收购到物美价廉的“古董”，便坚持要参加这次考察活动，并在生活车上塞了半车货。精明多疑的商人，生怕我到乡下收到“宝贝”私藏起来。

张虎生（虎子），西藏大学讲师，刚从北京读研究生回来，是颇有成就的藏学学者，摩崖石刻专家，也是我1986年刚进藏时的藏学启蒙老师。对人真诚。

阿力，青海人，回藏混血儿。驾驶及修理技术过硬，勤劳忠诚，会几种方言。

宏斌，我的专职驾驶员。年轻勇敢，重义气。

巴达，那曲班戈县人，五十岁左右，是由我的同事才嘎介绍加入考察队的，据说是某工程公司退休驾驶员。他担任此行的驾驶员兼翻译。

下午5点钟，从银行学校出发，许多朋友来送行，场面很是感人。

离开拉萨刚过堆龙德庆县不久，解放车就出了问题，水箱开锅了。我上午勉强压抑下去的怒气终于爆发出来，将阿力、宏斌叫到



一边一顿臭骂。没有办法，只好折回头找汽车修理厂，这时我才发现今天是星期五，真他妈的霉气。

我是没脸让车返回拉萨市内，在西郊找到一家叫“锦莎”的汽车修理厂。老板姓周，是一位现役军官。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立即组织技术力量对车辆进行检查，原来是水箱里锈垢太多引起堵塞，水无法循环出现的高温。我请周经理尽快抢修，折腾了几个小时，最后不得已换了一个水箱，终于在夜里12点钟我们一行得以离开拉萨。这一天的经历真可谓：出师不利。

## 考察路线图



1993年11月20日 星期六 晴

今日凌晨近1点钟，从拉萨西郊锦莎汽车修理厂出发。走不远，新换的水箱又漏水，几个小时紧张的抢修把三位驾驶员都累坏了。阿力自告奋勇坚持一个人开东风车压阵，宏斌、巴达和我坐解放车。由于我为修车之事发过火，宏斌、巴达都不敢多说话，气氛有些沉闷，只有在给汽车加水时，驾驶室里钻进来的阵阵寒风给人带来一丝清爽。

上午10点左右，车终于抵达那曲。我在人民银行那曲中心支行下车，让宏斌他们去补水箱。

在中心支行信贷科找到我的一位学生，请他帮忙买些汽油。尽管东风车上装着满满的几十桶汽油，考虑到在藏北草原有可能再也加不到油，我们决定，在能买到汽油的地方，绝不动用车上的备用油。冬季，整个西藏油料紧缺，费了很大的事，才买到了250公升议价油。解放车的水箱也补好了，由于昨天一夜未睡，我让大家抓紧时间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下午3点钟，离开那曲。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汽车拐下柏油路，班戈桥出现在前面。渐渐地，眼前呈现出一幅巨大的油画：枯草将大地染成一片金黄，沼泽中草墩间反射着阳光的冰块晶莹剔透，牛羊等牲畜满山坡悠然漫步，几顶黑色的帐篷飘落其间，几间低矮的藏式土屋散在湖畔的半坡上，湖面已被冰封……这就是我向





往已久的藏北草原吗？我站在车前久久地凝视着，一种亲切、恬静和解脱的感觉充盈了整个身心。

藏北，我来了！

不知什么时候，巴达站到我的身边说：“波布啦（领导），我弟弟的家就在那里。”我顺着巴达的手势看到湖畔的一座小屋。“你有多长时间没回来过？”巴达咄咄自语般地说：“十多年了，十多年了。”我理解他的心情：“走，到你弟弟家去，今天不赶路了。”汽车马达的轰鸣声，在寂寥的草原上空飘荡。

高原天高气爽，透明度极高。“看山跑死马”，在这里不是指其辽阔，而是指在这纯净的空间里视觉效果极好，看得极远。巴达弟弟家看着很近，我们却走了很久。藏北草原似乎要报复我们打破了它幽远的宁静，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见面礼，东风车陷进了一条小冰河中。阿力和宏斌轮换着想将车从冰河中拱出来，马达沉重地喘息呻吟着，车轮却越陷越深，看来得让解放车来拖。解放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将东风车拖了上来。

到了，车停在小土屋门前的斜坡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几个小孩围在车前，巴达用家乡话和他们说了些什么，有两个孩子跑开，似乎去找人。我站在一旁眺望着周围的景色，心中有一种无法表达

的感触，一种“终于逃出来了”的感觉。我明白，这种感觉源于对城市的喧嚣、商场的狡诈和虚伪社交的一种厌倦。

巴达的弟媳回来了。她，中等身材，脸上布满岁月的皱纹，一双细长明亮的眼睛告诉我她还年轻。在西藏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人衰老得特别快，尤其是女人，一过三十岁仿佛过了一个坎，所以她们的面相往往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巴达把我们依序介绍给他的弟媳，他的弟媳脸上露出诚恳纯朴的笑容，不断地伸出舌头表示敬意。巴达在介绍时显出一股子衣锦还乡的味道。是呵，十多年没回来了，这次回来还带来这么多朋友，他怎么不感到自豪。他的弟媳邀请我们进屋，我实在留恋旷野的宁静，想在屋外多呆一会儿。

西沉太阳的余辉静静地撒播在湖畔，暖暖地照在我的身上；寒风徐徐拂面，送来阵阵冬意；牛儿、羊儿、马儿懒懒地在坡上蹒跚着吃着一天最后的晚餐；纯朴的牧民们忙着生火煮奶茶。美之极，静之极。我甚至怀疑起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残酷。心中由衷地赞美造物物的神奇。

“喝茶喽！”一声呼喊将我从遐想中唤醒，我惬意地伸了个懒腰，向土屋走去。

土屋里光线很暗，熏眼的牛粪烟夹着草香味钻进鼻孔，红红的火光营造着温馨。大家都围坐在火塘旁，巴达的弟弟也早回来了。这是一个标准的藏族汉子：头戴狐皮帽子，身穿白羊皮藏袍，袒露的右臂肌肉隆起显出一种强壮。他哈着腰，双手端着一碗酥油茶递给我，我忙双手接过说：“土基其(谢谢)。”围着火塘，喝着香喷喷的酥油茶，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经过交谈，得知巴达的弟弟名叫平措，四十一岁，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其妻比他小五岁，一家五口，以牧业为生。简陋的小屋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显得贫寒。阿力到屋外去做饭，我让他多做五个人的。在藏北草原上不用讲客气，除了真诚，再没有其他规矩。



吃过晚饭，平措的妻子煮了一锅鲜奶，十分的香甜可口。两天来的疲劳伴着热腾腾的鲜奶香味随着火塘旁的笑声飘散。男人多，女人少，话题自然是女人为中心。大家说着荤笑话，拿巴达与其弟媳开玩笑，巴达也十分诙谐地附和着。热烘烘的土屋里，洋溢着纯朴的温情。

夜深了，大家的话渐渐地少了，只有平措咧着缺少牙齿的大嘴微笑着，不断地给大家斟着热奶。在藏北草原，人们的生产活动以牧业为主，生活十分单一，除了少量交换得来的青稞、糌粑外，几乎终身吃不到其他农作物。身体所需的营养，惟有靠牛羊肉、青稞、乳制品、茶叶来供给，虽然老天待人不薄，让食草动物的肉中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但毕竟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平措刚41岁，看起来比他哥哥巴达还老，满嘴的牙几乎掉了一半。难道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周围一片静寂，疲劳又卷土重来。没有人说话，大家的脸上布满倦容，目光也变得呆滞。我有气无力地说：“大家休息吧。”宏斌、阿力怯怯地看着我说：“曹总，我们忘了搭帐篷。”我笑了起来：“没关系，大家各自在外面找一个避风的地方睡吧。”巴达说：“波布啦，你不能睡外面，就在屋里火塘边睡吧，我去给你拿睡袋。”我看看火塘旁熟睡的三个孩子和狭窄的空地调侃地说：“谢了，我喜欢到外面数星星，你难得回来，就留在屋里吧。”在一阵哄笑声中大家走出去各自找自己的地方，后来一伙人不约而同地在羊圈旁的矮石墙边铺开了睡袋。寒风撵走了温暖，尼龙布料的睡袋凉得像冰，我没有勇气脱掉衣服和袜子，和着衣服钻了进去。

我躺在睡袋里尽情地享受草原夜的宁静，眼望星空，侧耳聆听银河的流水声，再回味土屋里的情形，心中油然生出一种陶醉，这是不是我要寻找的：一顶帐篷，一个老婆，一群孩子，一群牛羊，逐水草而居？









1993年11月21日 星期日 晴 风

黎明，我从寒冷中醒来，站在凛冽的晨风中眺望远方，东方开始露白，太阳冉冉升起，冰冻的湖面像一块巨大的汉白玉镶嵌在金黄的丝绒中，平措的矮土屋顶上飘出缕缕淡蓝色的炊烟……一种清凄的美。

忽然，我发现一群沙鸡在草地上觅食，心中一阵窃喜，美味！我疾步走向汽车，取出一支猎枪，悄悄地向沙鸡觅食的地方掩进。沙鸡比鸽子稍大一些，我不知道它们的学名叫什么，只知道它们是世界上最傻也是最懒最不爱飞翔的飞禽，你就是拿枪打它们，它们也不愿多飞出一步。目标出现了，我端起枪，宁静的旷野里响起了一声不协调的枪声，三只沙鸡倒在血泊中颤栗，余下的沙鸡飞出二三十米外又落了下来，依然麻木不仁地继续觅食。我正准备继续“作恶”时，不知从哪里走来一位牧民用生硬地汉语对我说：“老乡，这些法律规定不准打。”我惊愕而尴尬地呆立在那里，我惊讶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普法工作连汉语也普及了，因为在牧区99%的牧民是不会讲汉语的。藏族人大多数信仰佛教不杀生，我猜想那位阻止我打沙鸡的牧民可能只会那一句汉语，而且还是专门针对我这种偷猎者而学的。我有些惭愧，忙说：“勒斯，贡巴玛松(是，对不起)。”不好意思地收起了枪。那位牧民见我收了枪，满意地离开了。乘他走开之机，我悄悄地溜回原地，拾起血泊中的三只沙鸡，



猎物沉甸甸坠手的感觉，把我为偷猎仅有的一点疚愧扫得荡然无存。

回到平措家，大家看我提着三只沙鸡，都十分高兴。阿B责备我为什么不喊他。我通过巴达的翻译和平措交谈，知道这里只有三四户牧民，附近没有寺庙，在不远的山坡上有格萨尔王的马蹄印。我一听，有些振奋，这也是我来藏北要寻访的。我提议上山去看看，拍些照片，虎子也有此意。阿B不同意。我意识到这次藏北考察活动将不会顺利，阿B误会了我说的“到藏北去寻宝”的意思。我所说的“寻宝”是指到民间采风，而阿B坚持要跟着来，是另一个意义的“寻宝”。我和虎子要文化，阿B要物质，宏斌、阿力、巴达要我给工资，这就是众人各自不同的目的。虎子看我和阿B相持不下，便劝慰我说：“算了，老曹，我们先按计划往前走，这里离那曲很近，以后还可以再来。”虎子说得对。

吃过早饭已是上午11点，为感谢平措一家的盛情款待，我送给平措一口高压锅和一条砖茶。这些东西对平措贫寒的家庭来说，应该是一笔很厚重的礼物，巴达和平措都十分感动。作为回报，平措送给我们一编织袋羊肉。大家在依依不舍中道别，汽车开始向藏北腹地行进。

从过班戈桥，触目所见的完全是一幅高原丘陵景色。高原的丘陵起伏不大，较平坦，其间散布着大小不一的高原面、平原和湖泊，稀疏枯黄的小草在冬季为它们披上一件件黄装。这景色既别致也单调。在青藏公路两旁的草原上，你放眼可见成群的黄羊、藏羚



羊、野驴等野生动物，而在这里除了偶然见到的一些牛羊和众多的土拨鼠外，再也看不到什么大的动物。“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描写的不是藏北草原。我曾和一位农牧局的朋友谈到西藏的牛羊马品种都很矮小，简直不能与新疆、内蒙的比，为什么不进行改良。朋友告诉我，改良过，但都不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因西藏草场的草低矮，其他品种的牛羊下嘴唇较厚无法啃食。

成群的土拨鼠将草原掏得千疮百孔，我想仔细看看这些小东西，便让车停下来，用小口径步枪打死一只。巴达捡过来递给我，我接在手中感觉轻飘飘的，用手捏捏，没有半两肉，皮毛却很宽大，灰绒绒的油光水亮，真像一个娇小的女人披着一件貂皮大衣，



很是招人爱。据说修青藏公路的官兵，在给养供应不上的时候，有时就靠捕捉这些鼠类来充饥。可以想象当时的艰苦情景。

离开那曲镇时，解放车的里程表记录是7788公里，从那曲镇到平措家是88公里。今天，我们走了很久，都没见到人畜的踪影。西藏是我国人口密度最小最稀的地区，平均为每平方公里1.6人，密度只有全国平均数的六十分之一。在藏北草原东部，也就是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每平方公里平均1~3人。再往前走的藏北高原西部，往往百里不见人烟，黑阿公路以北的羌塘高原甚至被称为“无人区”，那儿也是这次我想去的地方。据说牧民随季节曾向无人区里迁徙过，有些回来了，有极少数还留在广袤无垠的羌塘草原上。他们是否还活着，怎样活着，活得怎么样，我都想了解，我要到“无人区”里去找人。